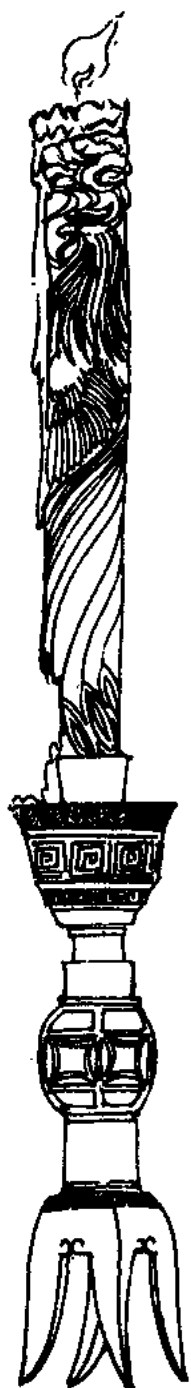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農子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嶺東戀歌序

瓶內野蛟三郎

一九二六年把素願所欲急公同好的嶺東戀歌一集付印，但後來因華東印刷局招了‘回祿’，把我的原稿都燒了，真是補天無術。可幸今年夏跋涉地回去離別十年的故鄉，觸景生情，以是又復振起編輯戀歌的精神，東搜西索而得了這一集的材料。可是註釋抄寫，向村童中聆教等等，費了不少時間。後又承蔭霞君費心尋出文學週報上已無原稿的

‘嶺東戀歌’序給我，因樂得不再去做序，就復收牠移用於此。

一九二八年夏誌於故鄉之仰天一草廬

這小冊子是我費了很多心力的成績，現把牠出版并不是因為年來國人提倡民衆文學，而我也來湊湊熱鬧。其實我在十年前就有這個意思，後在巴黎曾托國內的朋友覓了幾本手寫的半通非通只能記音小冊子，讀之沁人胸懷，多年不見的故鄉，竟得於這種山歌中把印象——呼喚回來，快何如之！巴黎是不能出版的，乃想把他譯成法文，尚未動手而這個傑作已不翼而飛了。

所謂嶺東是五嶺以東客族所居之地，此種山歌以吾故鄉梅縣爲最盛行，我據實不謙不誇的說梅縣人口雖不過三十萬左右，而文物是極盛的，小小的縣城裏有一所嘉應大學，

五所中學，中學之大者，每校約千人，少者亦四五百，全縣小學有七百餘所，據一個德國牧師說：梅縣教育之發達，是世界有數的，這也許是過譽的話罷，因為男人中雖有百分之八九是識字的，（鄉諺有謂：斯斯文文打得，粗粗魯魯寫得，是形容梅縣人之秉賦的）但女人的大部都沒有受過學校教育，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教育是如許發達，亦不過是新興的罷，除產過駐日大使黃公度（他就是山歌賞識的先進，在他人境廬詩集中曾有幾首絕妙的山歌載着，他的文言詩，很有白話的原素，在胡適之君的嘗試集鄭振譯君的文學大綱曾評論其文藝的價值。）革命先烈溫生才陳敬岳婆羅洲土王鄭和等外於歷史上尚無所表現的。——可是其地山多田少，致男子多往南洋謀生，歲入頗鉅，故人民生活頗稱充裕，因為男

人恆外出十年八年不歸，支持家庭門戶的責任，悉委之女人，但稍有性靈不甘獨宿的人，就桑間濮上你唱我和，這是山歌產生的重大原因了。

梅縣的婦人，最能耐勞任苦，日間工作，田間跣足科頭衣食已極簡單，禮教又非常之嚴格，換言之，她們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亦是痛心疾首之餘，所亟欲解放的，其他姓與族的觀念極，重大族的婦女，在田野間鋤種，或崗嶺上割蕒，（一種羊齒類植物，以供日間燃料的，）不能有所輕佻僥倖，一經發覺，則親夫或伯叔兄弟可隨意鞭打，莫捉獲奸夫，則縱不喪失性命，亦體無完膚的，因此之故，姓與姓之械鬥時有，常常因一個極滑稽無謂之問題，而他們則以爲綱常名教之所繫，必須據理力爭，至於小姓或弱族的婦女在山野工作，則

‘強房’（由先祖分出之支派曰房）大姓的登徒子，乘機去挑誘他們，守生寡的人，已少家族的束縛，——小族姓之綱常名教，比較馬虎一點，誠因無暇去‘救面子’也，——當然求之不得的了。

他們的結合是這樣：男子們知道某姓的婦女在工作，遂三三五五結隊去遊山，隔遠便唱有義意極合地位的山歌，去引誘他們，女人們有意交結，便反口酬唱，迨愈行愈近，男子們便開始調笑，或強迫地摸撫其自然伸展的奶子，再放肆一點，他們就席地幹起他們所最願意幹的事情來，此即歌中所謂‘上手’‘上身’‘兼’‘戀’者也，這樣幕天席地的喜劇，是多麼令人羨慕啊！自此之後，女子便向家庭托言要回外婆家去，潛來男子處勾留三數天，這種勾留的地點，不在男子的家庭，而在鄉村中某

人所設之‘鸚館’中，日間行蹤全要秘密，（即有婦之夫的此種行爲，女子知道了，亦多作爲不知，僅暗嗟薄命，莫可如何哉！）夜間則置酒菜，給來訪的朋友吃一頓飽，我記得十三歲那年，跟着堂兄去參與過一次，還有一種辦法，是名‘進窰子’，即是男子潛進女子的家中，埋守房內，不動聲色，僥倖則盡歡而散，不幸爲人捉着，便焦頭爛額，或則受‘推沙公’，（言將與砂石同樁死也，）‘溜針’，（其法與針入小胡鰱魚內，強姦夫下吞，迨魚在腹中消化了，而人則爲針刺死，）‘溜錫’，‘落豬籠’（以人納豬籠投之江中，）‘食糞’等，種種殘酷的待遇，然這些野蠻的行爲，極少見諸實行，或不外一種口號而已。

歌中的情緒之表現，是何等纏綿，愛情何等真摯，境遇何等可哀，有時是大詩人所不及

的，吾嘗謂梅縣人聰穎異常，此卽是民衆文化之結晶，其外無所長也，歌中尤其妙在如詩經中之興也，賦也的雙關語，惟其時有在土話中絕妙的，而形諸筆墨則反點金爲鐵了，此是我在有些地方，把他矯正之後，非常抱歉的，兩性的衝動，在歌中都有顯明和深刻並要求之表現，他們或遇人不淑，或家法森嚴，我們讀之如身受其苦，這些輾轉於十八層地獄的姊妹們，我們有人道責任的，應該起來援之以手啊。

在有些聰明的女人，可隨口歌唱，恰合他所欲表示的情思，如七言詩之入韻，其辭句組織的妙麗，真有出人意料者，記得我當年於赤日停午，閒行於峯巒起伏間，輒聞悠揚的歌聲，飄渺於長林淺水處，個中快慰的情緒，和青春的悲哀，令人百思不厭也，噫吁，我千里

外的故鄉！

此集倉卒付印，錯誤的地方當然很多，這集不外是吾鄉山歌中之九牛一毛，希望以後能續出數集，此集搜材料時，多叨權髮愛兄幫助，是非常感激的。

想思酬唱歌

一心都想唱山歌，鼻公又塞痰又多；
一心都想同妹翳，一同妹翳心事多。

郎在上坑妹下坑，郎唱山歌妹幫聲，
阿哥相似陽鵝子，老妹好比畫眉聲。

草鞋不着留來措，鷄公不刮留來嚙。
老妹今年十四五，不曾嫁人定把厓。

(措者,擔也,剖者,闊也,土人稱我曰厓。)

鷄公相打脚先來,未曾上手就講財,
一萬八千都敢出,總愛阿妹敢過來。

老妹住在細屋家,又沒家娘只自家,
東西好比‘微常’斗,誰人愛用就來拿。

(‘微常’是一族公共祖產,每年輪流著去執行祭祀。)

新做藍衫藍對藍,借問心肝什麼名,
借問心肝姓什沒,等厓上下轉來行。

(藍對藍,喻我們同是姓藍,轉來行,言來拜望也。)

阿妹今年十三四,乳姑相似棉花蕊,
又給阿哥捏一下,當過饅圓淹白味。

許久不曾到這往，這往行當郎不光，
有情妹妹郎不識，鈍刀截菜愛缸幫。

(這往，言這處也，以鈍刀向水缸上磨礪，曰缸幫
同時影射出妹要幫忙之意。)

新買涼帽卅字花，頭上不戴手裏拿，
涼帽裏邊打眼拐，割去割轉開心花。

(打眼拐，言以斜眼視人也。)

許久不見去那來，不知死了抑還在，
還生也有口信搭，死了也應托夢來！

新買涼帽葉葉飛，鄰舍阿嫂好去歸，
瞞得晝來瞞目睡，瞞得夜來肚又饑。

(瞞目睡，言假寐也。)

許久不曾到河下，不知河下東多砂，
東多老妹郎不識，莫怪阿哥沒載嗎。

（東多，言如許多也，沒載嗎，言無招呼之口才。）

你要斷情儘管斷，隔壁還有嫩心肝，
人情比你又過好，聲音比你也過軟。

東久不曾到菴下，不知菴下東繁華，
觀音菩薩打眼拐，怪得阿哥帶貨麻。

（貨麻，即鈎引而得之女人。）

新做大屋四四方，棟好時日就上樑，
三堂四橫都做盡，問妹愛廊不愛廊。

（廊與耶同音，是雙關語。）

老妹生得不大方，你的髻尾還東長，

阿哥毛辮都捨得，梳轉圓頭纔排長。

水打石子磊是磊，大的蕩了小的來，
連妹要連兩子嫂，大的做月小的來。

（兩子嫂，是妯娌之意，俗言分婉期，爲做月。）

燒柴莫燒圓筒柴，未曾着火啣啣條；
戀妹莫戀十四五，未曾兼身縮縮條。

（俗讀柴爲Tchiau音，條字係形容詞之助語。）

新做茶亭四條柱，茶亭裏邊捏乳姑，
捏了乳姑捏腳臂，捏了腳臂試工夫！

食烟要食二三分，戀妹愛戀兩三宗，
第一就要言語好，又要人才蓋廣東。

妹妹叫郎床上坐，叫郎來唱風流歌，
今夜同郎眠着唱，風流一夜笑呵呵。

大阿妹來細阿娘，厓知妹妹有口塘，
阿哥有隻金鯉子，送給妹妹塘裏養。

上了岌來過橫排，妹係先行要等厓，
伯公樹下來取總，一唱山歌就係厓。

民國不是好天年，一到四月就晒田，
好田不須妹斛水，好妹不須郎多言。

噤的噯來百花開，眉清目秀行前來，
腳踏荳芽食妹嫩；手攀花樹望花開。

上園韭菜下園葱，看妹不曾嫁老公，

嫁裏老公看得出，身子過扁乳過中。

（中，言凸起也。）

紙做財寶哄鬼神；火燒棉絹假熟續；

打米問仙同鬼講；爛鞋拖蹣撒死人！

（俗稱紗組之屬曰續，與情同音，故借此以作影射，全首俱是雙關語，用以諷女子之無情。）

半山岌上兩枝梅，紅花謝了白花開，

柑子來尋桔子麝，係我姻緣輾前來。

郎在廣東妹往番，梨花送酒薛丁山，

竹葉做船撐你走，過洋時節愛機關。

（麝者南洋之俗稱，過洋係影射過關，丟糟之意。）

硬骨上砧就鼎刀；油魚落鍋就鼎柴；